

連隊階級教育文選



濟南軍區政治部為續教社編印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目 录

狗碑恨·····	战士 陈绪谱 (1)
讨饭途中·····	战士 黄克功 (16)
二遍苦·····	中队长 赵士全 (21)
血泪童年·····	黄 福 (26)
一张卖身契·····	飞行副大队长 牛地云 (32)
我家的遭遇·····	魏庆年 (38)
出鹰殡·····	战士 魏绪成 (47)
三世仇·····	9639部队报道组 (58)
孤儿恨·····	副连长 孙明远 (67)
苦难·····	股长 柴福春 (72)
一升高粱六条命·····	机械员 阎福志 (85)
变天仇·····	张思俊 (93)
刘连仁虎口余生记·····	排长 刘焕新 (104)
仇恨·····	6064部队报道组 (111)

狗 碑 恨

战士 陈绪谱

（忆苦思权大会会场上，放着一块高约三尺、宽一尺的青石碑。石碑的正文是“遭祸冤狗碑记”，下款是“民国二十三年七月立”。济南军区司令部机关战士陈绪谱含着悲愤的泪水，指着这块“狗碑”，诉说了血泪斑斑的家史，讲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

我家是荣成县北齐山村。一九三四年我爷爷和奶奶都七十多岁了，爹也四十多岁了。爷爷叫陈辑乾，爹叫陈竹青。一家三口靠着一亩半薄地和租种地主几亩地，两间破屋，苦熬日月。那时，南下河村有家地主叫张凤楷，是黄山区区长，有钱有势，仗势欺人。他家养着一帮家丁，还养着一群恶狗。恶狗经常拦路咬人，仅南下

河一带，就有一百多人被张家恶狗咬伤。这“狗碑”就是张凤楷逼我爷爷给他家一条死狗立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这天，俺爹正在村南树林里割草，张家的恶狗忽然窜进林子，张牙舞爪朝爹扑来。看见这条恶狗，爹恨从心头起，挥起镰刀向狗砍去，一镰下去把狗砍死了，为穷人除了一害，解了心恨。爹为穷人除了一害，而他却惹下了一场大祸。那时，在张凤楷眼里，穷人一条命，不如他家一条狗。他们听说狗被打死了，暴跳如雷：“穷小子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真是无法无天，如不严加查办，后法难立。

四乡八里，都知道张凤楷心黑手狠，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穷乡亲都劝俺爹出去躲一躲。眼看大祸临头，爹急得团团转，跑吧，又不忍丢下爷爷奶奶受折磨，不跑，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时，奶奶颤抖着双手从讨饭簋子里摸出一块糖窝窝，塞给我爹，含着泪说：“孩子，去逃条活命吧！”爷爷拾起地上的要饭棍，悲愤地说：

“竹青，你记着咱穷人的仇，远远地走吧，家里有你爹这条老命顶着，……”爹望着两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心如刀割，“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就在这天晚上，爹忍

痛离开了老人，下了关东。

第二天，张凤槽的儿子张罗锅带着家丁闯进俺家，后面跟着俺村的地主陈国文。一看爹不在，拖着爷爷就走，奶奶上去阻拦，被他一脚踢倒。拖到陈国文院子里，二话没说，把爷爷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逼迫爷爷交出人来给狗偿命，不交人，就拿出一大宗钱来赎罪。爷爷一不交人，二不交钱。他们恼羞成怒，喝令狗腿子们一阵乱棍，打得爷爷皮开肉绽，满口出血。这时，院外围满了众乡亲，大骂张狗没有人性。地主陈国文看势头不对，就跑到张罗锅跟前出谋说：“张爷，杀了这老东西，也不值条狗命，我看倒不如叫他给狗出殡、立碑，让四乡里的穷鬼们都看看咱张家的厉害，慢慢把他治死，免得穷小子们闹事。”张罗锅听后，点了点头。陈国文转脸对我爷爷说：“陈辑乾，看在乡邻面上，张爷饶你一条狗命，你要为狗装棺出殡、立碑为念。”张罗锅一脚把爷爷踢下五尺多高的门台阶，恶狠狠地说：“如有违抗，灭你九族！”爷爷顿时口吐白沫，昏倒在地。

爷爷刚被抬回家，张凤槽就派家丁来要狗棺材。俺家

俺爹死了人都用破席卷着抬出去，那里能做起棺材。他们抢走了俺院里的两棵柳树。棺材做好后，张凤楷又逼着俺家给狗做铺盖。奶奶忍痛把全家盖了五、六十年的床被拿来。张凤楷见被子又脏又破，呵斥道：“这样的破被能给我的狗铺？”奶奶气愤地说：“人都要饿死了，哪有钱做新被子！”张凤楷不容分说，一拳把奶奶打倒在地，指挥着大小爪牙闯进家里翻箱倒柜。不一会儿，一个家丁拿出了一床半旧不新的兰被子。我奶奶一见这被子泪水哗哗地淌下来。这是俺爹年青时到海上扛了几年活，攒下一点钱，做了这床被。回来后奶奶舍不得盖，想着等俺爹结婚时拿出来用。可是，穷人无钱早结婚，一年一年的过去了，俺爹到了四十多岁，被子藏了二十多年，还光棍一条。谁会想到这藏了二十多年的被子，竟铺到了地主的狗棺材里。恶狗装好后，他们还不肯罢休，张罗锅说：“狗光有铺的没有盖的不行！”死逼着爷爷给狗做被。眼看爷爷又要惨遭毒打，多亏阶级兄弟心连心，几家穷兄弟凑了几个钱，给狗做了一床新缎子被，才算过了这一关。

棺材装好后，张凤楷为了炫耀他家的威风，故意把

“狗灵”停放在大街中心，挡住了南北公路和东西街道。喝令行人车辆停止通行。强逼着爷爷双膝跪在狗牌前面，给狗焚香烧纸，把一百六十刀纸（每刀一百张）一张一张地烧。爷爷跪在那里一次次地昏倒在棺材边，又一回回被张凤楷的皮鞭抽醒，这样整整烧了三夜。

给狗出殡那天，张凤楷带着一大群家丁，个个荷实弹，逼迫爷爷戴着孝帽，穿着孝衣，一手端着狗牌位，一手拖着孝棒子，在前头给狗领灵。经过百般折磨，有气无力的爷爷，哪里还能站得住，张凤楷就命令两个家丁拖着爷爷走。路上，残无人道的张凤楷还逼着爷爷走一步哭一声“狗爹”，不哭就拿棍子打。就这样，爷爷走一步挨一棒子，走一步吐一口鲜血。走到村头，张凤楷又过来按着爷爷的头逼着给狗“摔盆子”

（在旧社会，山东有个风俗，父母殡葬，由儿子把一个盆子摔碎，以敬孝心），爷爷悲愤交集，猛地把头一挺，一口鲜血喷到张凤楷的脸上：“张凤楷，你这个狗杂种，打死你一条恶狗，逼得俺家破人亡，今天我和你拼了！”说着举起孝棒子向张凤楷打去。这时张家的



爷爷愤怒地举起孝棒子向张凤谐打去。

一群家丁一拥而上，一阵棍棒把爷爷打倒在血泊……在场的乡亲们看着这人不如狗的世道，肺都气裂了。几个青年一脚把盆子踢碎。狗腿子们见势不妙慌忙拔出手枪，“哗啦”一声上了顶门火，威逼着大家。穷哥们看着豺狼们的兽行，攥紧了拳头，只是把仇恨向肚子里嚥，就是因为印把子、枪杆子不在咱手里啊！

出殡之后，张罗锅又送来了张凤楷亲手写的碑文：“遭祸冤狗碑记，民国二十三年七月立”。逼着立起了这块狗碑。这狗碑，洒满了爷爷的血和泪，深刻着穷人的仇和恨，是对万恶旧社会的血泪控诉！是地主阶级残酷迫害贫下中农的历史见证！

立起狗碑，张凤楷、陈国文一伙见俺家还留下一点地皮，爷爷还没有气死，又要出了新花招，强迫爷爷出钱“请客”，感谢他们“不杀之恩”。“请客”的晚上，张家的大厅里摆满了酒菜，一群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在那里猜拳行令，狂欢作乐，庆贺镇压贫下中农的“胜利”。也就在这天夜里，俺家的土炕上，爷爷已经奄奄一息，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奶奶坐在一边哭得死去活来。突然，“砰”的一声，张凤楷的狗腿子、地主

陈国文闯了进来：“陈辑乾，请客的钱该拿了，没有钱就找地而上！”说完，拔腿就走。爷爷望着陈国文的背影，刚挣扎起来，就一头栽到地上。爷爷受了那么大的冤屈，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今天仅有的一亩半地又被夺去了，想着这豺狼横行的世道，爷爷又接连吐了三口鲜血，再也挣扎不动了。瞪着两只干枯的眼睛，望着黑沉沉的夜，喊着我爹的名字：“竹青啊，竹青，你在哪里啊？！我——不——行——了，想——着——要——报仇。”说完，含冤离开了人间。爷爷死后，用一张破席卷着抬出去埋了。不久，奶奶也含恨死去了。

一个深夜，爹悄悄回到家乡，得知爷爷奶奶的悲惨遭遇，心如油煎，抓起一把砍柴刀，要去找张凤梧、陈国文算账。乡亲们急忙拉住：“人家有权有势，咱不能去白白送死，仇总有一天要报，他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爹挥起拳头，愤恨地说：“这人不如狗的社会，什么时候才能砸烂！”

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闹革命，贫下中农见太阳。一九四一年春天，毛主席从延安派来的党组织来到俺家乡。在党的领导下，我爹积

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斗倒了地主，分到了田地。在公审大会上，我爹和所有受害的农民兄弟诉了苦，申了冤，枪毙了地主张凤楷。剷平了“狗坟”，推倒了“狗碑”，夺取了政权，穷人翻身做了主人。

推倒了“狗碑”，夺取了政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未结束。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一九五六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步胜利，大叛徒刘少奇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野心，疯狂地跳出来，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包庇牛鬼蛇神，向党向人民进攻。就在这一年，俺村的地主陈国文一伙，施放糖衣炮弹打中了原支部书记、蜕化变质分子陈夕亭，村子里的大权又落入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手里。他们相互勾结，横行霸道，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对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短短的时间里俺村就有一百多户受罚，八十多个贫下中农惨遭毒打，五个贫农社员被他们活活打死。俺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期间，地主阶级惨害农民的铁证——“狗碑”，也被敌人沉入

水井。

地主陈国文一伙，看到出“狗彘”没有害死我爹，土改时又控诉了他的罪行，早就怀恨在心。村里复辟后，他们就和走资派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疯狂地对我爹下了毒手。一九六〇年，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俺村的贫下中农都在村南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挖水库。一天晚上，我爹有事回了一趟家。路过仓库门口，碰上陈夕亭领着一伙人，扛着粮食鬼鬼祟祟地从仓库走出来。爹一怔，不由怒火冲天：“这不是偷仓库的粮食吗？”便厉声问道：“陈夕亭，你们扛的什么东西？”陈夕亭一伙吱吱唔唔地没回答。我和妈从工地回来已经半夜了。进门一看，爹正在喘粗气，两眼盯着煤油灯出神。妈问了一声：“找他爹，深更半夜点灯熬油的干啥？”爹气愤地说：“陈夕亭狗胆包天偷仓库的粮食，咱不能看着他们破坏社会主义。”这一夜，爹翻来复去没睡着。天刚放亮，就听着陈夕亭在街上大喊大叫：“仓库被盗了！”接着领着一帮子人挨门挨户翻箱倒柜地“破案”。“真是贼喊捉贼。”爹坐在家里气得浑身发抖，站起来，转身走出门外，妈追问说：“你到哪去？”“我去

报告！”说着，头也没回地走了。

陈夕亭早就把我爹看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次偷盗被我爹发现，做贼心虚，想杀人灭口。便密谋策划，迫害我爹。当天就大造舆论，说我爹偷了他家的豆子，陈夕亭在支部会上说：“陈竹青偷到老子头上来了，真是无法无天，一定要追究查办！”就这样，一场大祸又临头了。他们私设公堂，一连几个晚上把我爹妈抓去严刑拷打，进行逼供。最后一个晚上，我爹被他们拖进了场院屋里，只见两个打手，一个拿着藤棍，一个腰里别着明晃晃的刀子。陈夕亭象阎王一样坐在凳子上。爹气愤地指着陈夕亭说：“陈夕亭，你把狗地主陈国文捧上台去代表支部讲话，把俺贫下中农折磨得死去活来，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一下子揭了他的老底，打到了他的疼处，更是恼羞成怒。他们扒光爹的衣裳，把爹吊在梁上，打一棍子问一声：“你偷没偷？”我爹被打得到处是伤，浑身是血，脸色苍白，痛得脸上流着豆大的汗珠。但爹毫不怯弱地大骂：“陈夕亭，你们这伙狼心狗肺的东西，妄想杀人灭口，办不到！”这时，他们竟施出了惨无人道的手段，用装着水

酒瓶子打我爹的内脏。不一会儿，爹就昏过去了。过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抬头一看，当年出“狗殡”时抢去俺家一亩半地的狗地主陈国文也站在旁边，狰狞的面孔现出冷笑：“陈竹青，你还有今天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爹骂道：“你们这群狗杂种。”我爹说着气愤地向陈国文冲过去，他们对着我爹接连就是几棒子，我爹又昏倒在地上。

深夜，一阵冷风把我爹从昏迷中吹醒。爹跌跌撞撞地走回家去。

这天晚上，他们对我和妈妈也进行了审讯。下半夜，俺娘俩才从“刑堂”回到家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爹两手趴在炕沿上，腿耷在地下。我叫了一声：“爹，上炕吧。”爹没动也没吭。妈过去想把爹扶上炕，一摸，手都冰凉了。妈“啊”了一声，就昏倒在爹身上了。我们兄妹五个围着爹妈大哭起来。四岁的小妹妹摇晃着妈的头：“妈妈，妈妈……”妈醒来了，她瞪着两眼，望着我爹的尸体发愣，半天才哭出声来。妈给爹擦了擦脸，爹脸上血糊糊地分不清眉和眼，妈想给爹换衣裳，衣裳和血肉粘在一起了，白褂子染成了红黑色，脊

梁和肚皮上起了一条条紫疙瘩。原来，那些狠毒的家伙打坏了我爹的内脏。小妹妹望着妈的脸说：“妈！爹还能起来吗？”妈已泣不成声，呜咽着说：“你爹起不来了，你们要永远记住这仇和恨！”这时社员们听到哭声都赶来了。他们看到我家的情景，都落下了泪。爹爹还没埋，全家泪未干，陈夕亭又领着几个打手来了。见了我妈张口就说：“人死了，偷的粮食跑不了，马上要交清。”妈气得指着陈夕亭说：“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狠心狼，打死了孩子他爹，还想逼死俺一家子。你就是把俺一家七口都杀了，想不叫俺走社会主义道路办不到！”这时陈夕亭一伙子挽袖子捋胳膊地打俺妈，打完了翻箱倒柜地搜粮食。俺兄妹几个吓得抱着妈的腿，直哭。

这一天陈夕亭一伙子在家吃肉喝酒，俺一家却从天明哭到天黑，从天黑哭到天亮，两天水米没沾嘴。夜里妈看着俺兄妹，心里想着：陈夕亭逼的俺这样子，死了吧，看看五个孩子又不忍；不死吧，以后日子怎么过？俺看出妈的心思，兄妹五个流着泪望着妈的脸说：“妈！你不能丢下俺……”妈难过地抽咽着说：“我不死，有毛主席领导，咱拼上命也要和他们斗争！”

我爹死了，俺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激烈了。迫害，吓不倒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被陈夕亭一小撮阶级敌人排挤出原支部领导班子的刘宪胜同志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用俺家的家史编演了节目《狗碑恨》，进行宣传，揭露阶级敌人镇压贫下中农、复辟资本主义滔天罪行。同时，毛主席及时派来了社教工作队，和亲人解放军。我和妈妈、贫下中农一起控诉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我们村的阶级斗争盖子终于揭开了。逮捕了反革命分子陈夕亭，打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夺回了被阶级敌人篡夺的一切大权，我妈被选为村贫代会委员，大哥当了队长，我也被选为大队会计。凝结着贫下中农新仇旧恨的“狗碑”也从井底打捞出来，并送到了山东省阶级教育展览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了维持他们的政权。”解放前，恶霸地主张凤楷逼迫俺家为他的死狗立碑、送殓，害死爷爷、奶奶，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有权，解放后，